

宋明爱国文学

關侯陳遵統編

宋明愛國文學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出版

序

吾華立國，五千餘年。揆其所以能有悠久之歷史，而成爲泱泱之大國者，不在乎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富，而在乎民族固有之氣節。是氣也，是節也，至大至剛，不屈不撓，擠而充之，則愛其國有甚於其身若家者，故其發爲詩歌文辭，莫不激昂慷慨，滂沛磅礴，信可以餐風雨而泣鬼神，起懦夫而振庸愚也。是以每當異族入宰中華之時，均有轟轟烈烈，可歌可泣之事蹟，匪特有轟轟烈烈，可歌可泣之事蹟，抑且有轟轟烈烈，可歌可泣之文章。譬之登高一呼，衆山皆應，喚國魂而扶國運，將於是不賴，厥功不亦偉與？

嘗稽我國愛國文學，達之，如車攻六月之詩，燕然勒石之銘；邇之，如太平天國驅除韃虜，還我河山之篇。斯文也，蜚揚於霄壤間，洵足以震胡虜之膽，褫胡虜之魄而揚我國威也。

抑吾國外患，以宋明兩代爲最烈，因之愛國文學之作，亦特盛焉。宋受遼金元之蹂躪，於是

宗張韓岳以儒將爲激越之音；胡李劉文以志士發慷慨之調。明受愛新覺羅及海寇之荼毒；於是俞樾孫家寓愛國於比興；于張高咸寄敵愾於文章。終於吾華被元清之轍而樹漢幟，此則不能不歸功於彙哲鼓吹之努力也。

吾師陳易圖夫子有見於此，爰就前所編中國民族文學講話中，取宋明兩代之愛國文學真成一冊，另付割剞，蓋以宋明兩代爲愛國文學之全盛時期，而卷帙既簡，易於瀏覽也。刪繁就簡，繁費苦心，閱者可以說吾師之誦腔熱血矣！

今者外患日迫，國步艱難，勝算能操，不在乎有形之器械，而在乎無形之健操。壁壘幾何？國民精神是也。國民精神於何寄託？寄託於愛國文學；國民精神於何表現？表現於愛國文學；則茲編倡教亡之針砭也！

瀚學淺，焉敢贊一辭？願以既承吾師之闕，又以茲編可以增強抗戰之精神與力量，敢援顧亭人匹夫有責之義，引申吾師述作之旨如此。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門人梁孝瀛謹序。

宋明兩代之愛國文學

陳易園

今歲春間，有中國民族文學講話之輯，積四閱月而書成。以卷帙繁重，殺青尙需時日。而同好索閱者，多謂外侮日亟，急宜感發國民之愛國心；凡此激昂慷慨之愛國文學，先民之精神於是乎寄，後賢之意志由斯而興；積果成因，即因種果，國之復興，皆有賴焉。爰擇歷史上宋明兩代愛國文學作品中之尤足壯我民族固有精神，尤足奮我國人愛國意志者，敘而論之；以作非常時期，建國抗敵之一助云爾。民國二十七年雙十節陳易園記。

吾國歷史上，外侮最甚，被禍最大者，莫如宋明兩代。而譚繼烈之愛國文學作品，層見迭出，足以起民志而振國魂，作異日復興之基礎者，亦莫如宋明兩代。斯文天祥所開「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者也。願論者每喜道國運昌隆時之鋪張文學，謂足宏我國威，而抑知國步艱難時之壯烈文學，尤足奮我民氣也。茲篇所採，證前者而重後者，此物此志也。蓋觀於明祖中興，洪楊革命，與夫孫總理之建立民國，窮原知幾，可以識宋明兩代愛國文學之所感應者深矣！

宋自開國以來，已有遠患。敲澗挫折，國論頓更，却敵澹澹，猶譏孤注。從茲而後，豈意主和，遄夏交乘，坐糜殘帑。王安石實行保甲，意在易厲兵，而全國皆兵，以紓二邊之禍。然當時正人君子無不反其所爲。所謂戰勝夏人，爲中國大張國威。呂公弼猶責其開邊生事，風氣從可知已！茲錄王珪一詩如下，倘所謂空谷足音也耶？

「神兵十萬怨乘秋，西陵妖氛一夕收。匹馬不嘶榆塞外，長城自起玉關頭。君王別繪凌烟閣，將帥今輕定遠侯。莫道無人能救國，紅旗行去取涼州。」（王珪開神譚米脂川大捷）

洎夫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主戰守者，獨李綱一人。金兵退矣，而論者猶主割地議和，非綱斥李綱不止，卒之二帝北行，汴京不守。高宗南渡，再起李綱，甫七十餘日，羣小又排之而去。以故宋竊有言：「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旆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朱熹學集序）蓋綱之用舍，繫宋存亡。竊言，洵篤論也。綱詩，文皆雅健，詞亦清暢。其上高宗請立志以成中興之功劄子，以摧敗金虜爲不難，而惟以高宗不能立志爲病；此正如諸葛亮出師表不以北伐爲憂，而惟以後主親昵小人爲懼也。文中最痛切之語如下：

『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喋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養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豈有不勝者哉？』

次則論使事蜀子言之剴切，亦關繫興亡之文；惜乎高宗之始終不寤也！是時綱已被屏居外，而王倫與虜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爲名。胡銓以大臣上疏，請斬王倫秦檜孫近等。綱則痛責高宗而寬宥等，則大臣之言也。全文凡三千餘言，茲錄其最精切者如下：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

，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於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至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帥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於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儼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下略）

（上略）且論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問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爲此名以道，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敕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滯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敕，臣民則以遇赦受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命者也；倘奉滯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

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齎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稱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錫取賦稅；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稱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猶未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遂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下略）

（上略）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尙可爲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蹙，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馴；民庶益沖漠，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下略）

綱既不用，屏居閭閻。其關懷國事，時流露於字裏行間。茲錄其二三，如下。後之覽者，亦當感憤發，而不能自己也！

『出擁彫戈入袞衣；江城重詠我公歸。手扶日月還黃道，足履星辰上紫微。已集羣英熙帝載，好施長策復邦畿。海濱病叟無他望，側耳天聲暢國威！』（奉寄呂丞相元直二首之一）

『胡騎當年犯帝關，腐儒謬使護諸軍。尙方寶劍頻磨賜，御府戎衣幸見分。丈八蛇矛金縷箭，團圓獸盾綠成文。山林衰病渾無用，持贈君侯立大勳。』（以賀賜戰袍等贈韓少師二首之一）

『秋色方濃，好天涼夜，風雨初霽，缺月如鉤，微雲半掩，的皪星河碎，爽來軒戶，涼生枕

簾，夜永悄然無寐。起徘徊，憑闌凝望，片時萬情千意。江湖倦客，年來衰病，坐歎歲華空逝。往事成塵，新愁似鎖，誰是知心底？五陵蕭瑟，中原杳杳，但有滿襟清淚。對闌缸，呼童取酒，且圖徑醉。」（秋夜有感調寄永遇樂）

宗澤張所傳亮岳飛韓世忠皆李綱所薦之人；使高宗始終用此數人，與李綱戮力同心，以圖恢復，則直轄黃龍岡自易易。乃宗澤當二帝北狩之後，力守汴京，謀復河北，而同變之請，先後二十四次，終爲黃潛善汪伯彥所厄，疽發背死。張所等四人亦皆用而不終，恢復之功，終不可就，痛哉！彼宗澤者，臨死猶呼「渡河」，知其蘊恨深矣！茲錄宗澤詩一篇，如下。此詩澤自署其題云：「道逢散遣之卒，云譚和退師無所用之矣，憫以二十六句道胸臆。」則指斥主和派之作也。

「翁擲麾幢我爲兒，剽聞竊賂皆戎機。其中變聚不容瞬，馳行電掣猶逶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驚觀閭危；肉食之謀殊未臧，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力陳盟略損國威。嚴尤下策尤可笑，晁錯上書亦奚爲？道降荆棘初剪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門戶尺蠖屈，一旦渡關匹馬馳。行行側身踣戎捷，忽聞募士詔還歸。澠池大鵬務教語，曰：『敵愾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龜虎，乃詠出車歌秋杜。選兵銷刃兵猶怒，却把鋤犁農鼓舞。君王神武今慕祖，爾賊不歸汗我斧！」

岳飛文如其人，詩詞亦挾有浩然之氣。其力爭和議之疏，與李綱胡銍之疏，同時鼎足；民族精神，於今爲烈矣。飛疏中最沈摯者，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數語；眞血淚交迸之文。至其滿江紅詞，膾炙人口，又無論矣。茲錄其滿江紅外之詩數首，如下：

「立馬林岡當戰時，陣雲開處一溪流！橫奔水泚猶傳管！黍秀宮庭孰憫周？南服只今瘴小醜，北轅何日返神州？督將七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題驢馬岡）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驛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兒定破機！行復一關迎二聖，金甌席捲盡禽歸。」（題翠巖寺）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嘯聞氏血，旗臬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送紫微張先生北伐）

「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傷心失故老，回首望中原。去國權臣力，全疆聖主恩。致君堯舜日，衷意託空言。」（送適齋先生）

「鵬鷺室堂貫斗牛，督將其節報君仇！斬除元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馳兵新淦題伏魔寺壁）

胡銓之文，朱熹所推服也。而朱熹之詩又爲胡銓所嘉賞。銓嘗以詩人薦熹於朝，而朱氏語錄云「時文之梗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銓字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麼壯！及紹興渡江之初，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媚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字，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由斯而觀，可知文章與國勢之關繫；而胡銓文章之價格亦可識矣。銓請斬王倫秦檜孫近等疏（金人購其稿千金。其結末「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淪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藝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數語，尤足伸民族之正氣。以此疏爲膾炙人口之作，

故置弗錄。而錄張元幹送別之詞。元幹福建長樂人。既爲詞以送胡銓，復以一詞寄李綱。遂爲秦檜所惡，因是謫官焉。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如許！更南浦送君去！涼生岸柳銷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度。萬里江天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砧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唱金縷。』張元幹送胡邦衡新州調寄金縷曲。

南北宋之交，痛心和議，眷念前朝者，所在多有；民氣之盛，轉有過於北宋初年。蓋吾民族酷嗜和平，而又力持正義，故太平無事之時，其氣混然，不易窺見；一有外侮之乘，則慷慨奮發，爲正義而戰，爲正義而死，百折不回，前仆後繼，民族氣節，於茲悉顯矣！茲錄此時期中，愛國文學作品之尤優者，如下：

『鴈起平沙曉角哀，北風回首恨難裁。淮山已隔胡塵斷，汴水猶穿故苑來！紫色墮聲真僞竊，翠華遺袂暫徘徊。廟堂此日無遺策，可是憂時獨草萊！』劉子翥北風。

『風鶴胡塵暗九州，岸山長嘯一登樓。故園却憶桐孫在，薄宦端爲蕩子留。湖巢以南兵尚闕，犬戎不死禍難休。似聞推轂皆飛將，盡有清談謝傳流。』劉子翥偶書。

『鑾北特進歸鞍，寂寞梁園春草綠。猶傳故老守孤城，官軍不到黃河曲。連雲樓櫓已灰燼，更倚窗扉防箭鏃。招兵太半出羣盜，鏐鏐蒙衣屢翻覆。前宗後社力誰組，白刃如霜挂人肉。州橋燈火夜無光，夾道狐狸賁相逐。往時汴泗絕行舟，市糶十千滿農斛。衣冠避胡多在南，胡馬却食江南粟。謀臣武士力俱困，海角飄搖轉高屋。盛唐五選方擇利，昆陽一戰何當卜。寧聞犬豕亂』

中華，漢祚承天終必復。夕烽明處望千門，孤臣紙欲吞聲哭。『劉子驥望京謠』

『草邊飛騎如烟滅，拉獸摧斑食其血。此時疾首念鑾輿；玉體能勝飢渴無？危城屑趨賊雲擾，重圍無光天虛杳。舊戈儘未雪深讎，我食雖甘何忍飽！』（劉子驥四首之一）

黃河聲聲冰成路，人語寒空氣成霧。此時泣血念鑾輿；玉體能勝淩冽無？倉皇天步蒙塵去，畫戟飄零傷歲暮。飛書儘未伐姦謀，我服雖華何忍御！（全上之二）

平沙月轉旌旗影，振甲爲衾戈作枕。此時欲恨念鑾輿；玉體能勝暴露無？問安使者空相繼，清蹕不回宮殿閉。諸纓儘未縛食巢，我榻雖安何忍棄！（全上之三）

漁陽登鼓風沙戰，滾水淋漓舞胡旋。此時太息念鑾輿；玉體能勝寂寞無？六宮遭亂多奔逃，不復梨園歌舞盛。著纓儘未踐龍庭，我瑟雖調何忍聽！（全上之四）

劉子驥福建崇安人，世稱屏山先生，朱熹之師也。父給，奉使金營，不屈而死。子驥乃其少子。長兄子羽與同縣吳玠與隣力拒金人於川陝間，爲國家西陲保障，子驥道德學術，文章，皆出時流右。北風偶書斥主和派之誤國也。望京謠所以寄秦難奏秀之思；四不忍所以抒嘗膽臥薪之志；此外如汴京紀事等，名作甚多，不能遍舉也。

『長淮望斷，開塞莽然平。征塵暗，風霜勁，悄邊聲。黯消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授，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歷。隔水氍毹，落日牛羊下，旣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蠶，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樓遠！靜烽煙，且休兵。冠蓋使，紛紛驚，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張孝祥六州歌頭）

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歷。隔水氍毹，落日牛羊下；旣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蠶，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樓遠！靜烽煙，且休兵。冠蓋使，紛紛驚，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張孝祥六州歌頭）

張孝祥官建康留守時，嘗宴魏公張浚，賦此詞歌之，浚爲之罷席而入。蓋二人均不附和議者。浚生平尤力主北伐，此詞激昂慷慨，使聆者惘然而悲，慨然而奮，况於如浚者乎？

〔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御溝春水溶溶，不康巷陌，繡鞍金勒，聞青鞵。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雕欄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塞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會〕觀庚寅春奉使過京師調寄金人樺露〔註〕

〔驛路〕斜月，溪橋渡曉霜；短篷殘菊一枝黃。正是亂山深處過重陽。旅枕元無夢，寒更每自長；只言江左好風光。不道中原歸思，轉淒涼。〔呂〕本中旅思調寄南歌子〔子〕

曾觀字純甫，荊東都故老，及見中興之盛者，故語多感慨。如金人樺露憶秦娥等曲，悽然有黍離之悲。〔用〕黃昇語。〔呂〕本中字居仁，卽集江西宗派詩者，以不主和議，奏檄諷御史劾罷之。南歌子詞，蓋諷世人之「此間樂不思蜀」也。

兩宋爲詞之黃金時代，而南北宋之交，以時勢關係，尤多慷慨激昂之作。故在北宋之初，柔派詞遂過剛派詞，至此時期中，則辛棄疾起而宏蘆軾之風，剛派詞遂雲起泉湧矣。上述之詞，以剛派爲多，足以見文學與時代之連鎖；而我先民之愛國精神亦於茲可識矣。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年甫逾冠，卽從耿京聚兵山東，反抗金國，已而率表來歸，乃一時之豪傑也。其詞之關於愛國而特爲精工者，錄之如下：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辛〕棄疾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調寄南鄉子〔子〕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辛棄疾京口北固亭懷古調寄永遇樂）

『渡江天馬圖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陸沈，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鑒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橫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辛棄疾壽韓南園尚書調寄水龍吟）

『壯歲鸞旗擁萬夫。錦襴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索，漢箭頻飛金僕姑。』
 思故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鬢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郊種樹書。』
 （辛棄疾鷓鴣天）

『醉裏攬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辛棄疾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調寄破陣子）

『棄疾抱恢復之志與才，而不獲大展，故後兩詞饒有感慨，致可悲也！茲更錄南宋初年及中葉之著名愛國詩詞如下：』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壁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雄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陳亮登建康觀陂大陂）



0727108

526084

〔使唐調寄水調歌頭〕

〔衡山何遜〕湘流亦湯湯。我公獨何往？劍履在此堂。念昔中興初，殘孽倒殘裳。公時首建義，自此扶三綱。精忠貫宸極，孤憤摩穹蒼。元戎二十萬，一旦先啓行。西征翼聖鑒，南轅撫汀湘。士心既豫附，國威亦張皇。縞素哭新宮，哀聲連萬方。黠虜聞機魄，經營久徬徨。玉帛驟往來，士馬且伏藏。公謀適不用，拱手還南荒。白首復來歸，髮短丹心長。拳拳冀感格，汲汲勤修攘。天命竟難違，人事亦靡常。悠然謝台鼎，騎龍白雲鄉。坐令此空山，名與日月彰。千秋定軍壘，岌岌遙相望。賤子來歲陰，烈風振高岡。下馬九頓首，撫膺淚淋浪。山顏今幾年，志七日慘傷。中原尚腥羶，人羣疑豺狼。公返浩無期，嗣德煥有光。恭惟宋社稷，永永垂無疆。〔朱熹拜張總公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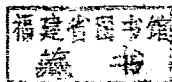
〔我友劍客〕非常人，袖中肯蛇生細鱗。騰空頃刻已千里，手決風雲飛鬼神。荆軻專諸何足數，正盡入燕誅逆虜。一身獨報萬國仇，歸告昌陵淚如雨。〔陸游劍客行〕

〔佩刀一刺〕山爲關，壯士大呼城爲摧。三軍中馬不知數，但見動地銀山來。長戈逐虎祁連北，馬前曳來血丹慄。却回射雁鴈綠江，箭飛雁起連雲黑。清泉茂草下程時，野暗飲酒爭淋漓。不學京都貴公子，唾壺塵尾事兒嬉。〔陸游出塞曲〕

〔今稽八月秋始涼〕梧桐葉落覆井床。月明綺樹邊驚鵲，露下漣草啼寒鴉。丈夫行年過六十，日月隨何志意長。匣中寶劍作雷吼，勗物那得終摧殘。君不見昔時東都宗大尹，義成百萬虎與狼。疾危尙念起聚賊，大呼過河身已僵。〔自注宗汝霖垂死尙部勸諸將北伐，忽大呼過河者三，隨即殞絕。〕〔陸游感秋〕

宋明兩代之愛國文學

一一



『今皇神武是周宣，離賦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曆數，兩河百郡宋山川。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陸游感憤）

『正朔今年殺百蠻，遙知喜色動天顏。風雷傳號臨春水，貔虎移軍過玉關。博士已成封禪草，單于將就會朝班。孤臣老抱周南賦，壯觀空存夢想間。』（陸游聞虜政寬亂，歸海有期喜成口號二首之一）

『白髮蕭蕭臥澤中，祇憑天地鑒孤忠。阨窮庶武餐罷久，憂憤張巡嚼齒空。細雨春蕪上林苑，頽垣夜月洛陽宮。壯心未與年俱老，（按放翁作此詩時年七十二）死去猶能作鬼雄。』（陸游書憤二首之一）

『一事無成老已成，不堪歲月又崢嶸。愁生新雁寒初下，睡起殘燈曉尚明。天地何由容醜虜，功名正恐屬蒼生。行年七十初心在，偶展輿圖淚自傾。』（陸游九月二十八日五鼓起坐抽架上書得九域志泣然有感）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陸游書憤）

『買酒村場半夜歸，西山落月照柴扉。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陸游夜歸偶懷故人獨孤京路）

『諸公可歎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陸游追感往事示兒）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游臨終口占）

『緩轡西風，款三宿遲遲行客。桑梓外，鷓鴣漸入，柳坊花陌。雙闌遠勝龍鳳彩，九門空鎖驚蒼翼。更無人擣笛傍宮牆，苦花碧。天相漢，民懷國，天厭虜，臣離德。趁建瓴一舉，再收驚極。老子豈無經世術？詩人不預平戎策。辦一襟風月看昇平，吟春色。』史達祖九月廿一日出京懷古調寄滿江紅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遠場公案，向誰分付？記得太行兵百萬，曾入宗爺舊御。今把作握蛇騎馬，君去東京榮傑喜，君後更下拜真吾父。談笑裏定齊魯。南淮蕭索催獵兔，問當年祖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不夢中原塊土，這事業須由人做。瑛笑衛生心膽怯，向車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寒鴻去。』劉克莊送陳子華赴真州調寄金縷曲

以上諸作家皆不附和議，志存恢復者。而陸游爲南宋唯一詩人，且爲唯一之愛國詩人，年八十五始卒。彼之集中十八九皆挾愛國之語！故咸人之作爲獨多。以其作品之價格言，固與辛棄疾之詞相伯仲也。史達祖曾作韓旂胃幕客，然因其力贊北伐之舉，故亦能爲豪語，事雖無成，志固足取。爰並列於愛國詞人焉。

嚴有宋一代之局者，實爲文天祥。天祥當臨安陷後，奉二王轉戰閩粵。兵敗被虜，囚燕四年。元人許以宰相，不屈而死，真民族之英雄也。其在燕京獄中，有正氣歌一首，不但喻衆國人之口，日本人亦喜誦之。如靖獻遺言（日本人輯吾國忠義之士所作詩歌之書）所錄者，固多此類文字也。茲錄正氣歌序如下：

『予自七歲，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卑陋低小，自開短窄，汗下而晦暗，當此夏日，諸氣莽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陰泥半朝，蒸騰歷瀉，時則爲土氣。乍晴暴

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簪陰新霽，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廩寄頓，陣陣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處，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園澗植吳興屍，或磨最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腐。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文天祥正氣歌序）

文山此詩人人能誦，故畧而不錄，而錄其衣帶贊及他之詩詞如下：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股間失色分兵還，不取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喪骨，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衰哉當山倭酋舌，心歸朝廷氣不懽。時羈埃壟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自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庶几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煙草中原土。公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當天。」（文天祥過平原作）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盡四周星。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浮沈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過零丁洋）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爲窮常課，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雞絲在，骨肉當如故。」（文天祥過淮河宿園石有感）

「贊藏如山席六宗，樓船千疊水晶宮。吳兒進退尋常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

，孤臣血淚洒西風。早來朝日今何處，始悟人間萬法空。」（文天祥哭崖山）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亦何妨？自而獄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雖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幾歎云亡！奸惡竊做一塲！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柱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文天祥與許衡調寄松園春）

『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爲國羞，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讓帝向自拜以死。其贊曰：孔丘「成仁」，孟子「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丞相文天祥絕筆。」（文天祥衣帶贊並序）

南宋，殉國諸臣中，韓世忠得與天祥齊名，世稱文謝。所得兵敗後，變姓名，賣卜閩之建陽。元遣徵之，至燕被死。錄其詩如下：

『韓中松愈病，扶柁獨宿在此行。天下豈無與將衛，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后土眼分明。」（謝所得北行別常所往來者）

『韓世忠文龍於元兵犯南時，發民兵守城。兵敗，元兵脅赴崖，不食而死。錄其臨死詩如下：

『斗星孤危勢不支，書生等志正難移。自歸帶盡非吾事，臣死封疆在此時。應把繁囂供盡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口滄海血，惟有丹心天地知。」（陳文龍臨難寄仲子）

文謝陳三公外，尚有道民慷慨悲壯之作。是等作品，自其表觀之，有若近於消極，無所裨於異時勳復之功；顧其血淚交迸之言，激動全民族殺敵與國之思，殊不少也！明代鉅元，孰謂非道

民文學之結果也耶？錄其著者如下：

『幾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迴。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唯應賦八哀。』（謝翱西臺哭所思）

『未奈何人爲守關？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鸛鵲言。』（謝翱過杭州故宮二首之一）

雲雲樓閣誰流遺，今日淒涼佛子家。殘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全上之二）

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着殘宵。野猿引子頻來往，覆盡花枝翡翠巢。（謝翱重過二首之二）

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全上之三）

謝翱字皋羽，福建長溪人，爲文天祥忠客。國亡後，亡命江湖，所過之處，遇有與別天祥時風景相似者，輒復痛哭。嘗登嚴子陵釣臺，設天祥木主，再拜號哭，以竹如意盤石而歌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誰焉食？』歌畢竹石俱碎。當時神情之慷慨，心志之壯烈，概可想見矣！右詩中兩處哭所思，所思指天祥，元兵入杭，宮殿悉改爲佛寺，故宮詩云云，猿元同音，重過第一首所謂『野猿』，蓋以影射元人也。

『劍氣焚夜燭天，忍觀木末廢蒼煙。夢中亦問朝廷事，詩後唯書德祐年。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如今好乘毛錐子，望北長驅馬一鞭。』（鄭思肖偶成）

『力不勝于磨，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踏漢旌旗。』（鄭思肖德祐二年歲旦二首之一，自注云：時逆虜未犯行在。）

有懷長不釋，一語一酸辛。此地暫胡馬，終身只宋民。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恥見干戈

裏，荒城樓又春！』（全上之二）

『愁裏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夏商音。廿年句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秋蓬新鴻哀破國，盡行饑虎盡空林。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鄭思肖二首之一）

『鞠躬盡瘁死無君，滿耳冤聲不忍聞。醉去忘形猶蛇骨，怒來嚼齒欲穿脣。腥風流曉春幽怨，霧縠凝空路莫分。焚香星間聖人出，斬頭中夜驗天文。』（鄭思肖無題）

思肖福建連江人，國亡後，始以此爲名。思肖者，思趙也。嘗著心史一書，以鐵函金瓶沈諸井中。崇禎十一年，蘇人沒井得之，有謂其附鼎者，然歟否歟？未可知也！要之思肖之心，觀於其詩已可盡識矣。

『時危方搖幼，勢極尚扶顛。驚青舟中國，龍蟠水底天。眾存周已晚，獨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方鳳陸秀夫）

方鳳，莆田人；與謝翱爲至友。國亡後，隱居不出。亦遺民文學家之卓卓者也。

『對茶更，一年一度，龍山今在何處？參軍莫道無勳業，消得從容榕組。君君取，便破帽飄零，也得傳千古。當年幕府，知多少時流，等閒收拾，有閑客如許。追往事，滿目山河晉土，征鴻又過邊羽。登臨莫上高層望，怕見故宮禾黍，龍蟠處，澆萬斛牢愁，淚閣新亭雨。黃花無語，畢竟是西風，殷勤板橋，猶識舊時主。』（徐一初摸魚兒）

『接葉與茲，平波卷絮，斷橋日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鶯鶯住。到菡萏，春已堪憐；更凄然，萬綠西泠，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草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鶯。』

〔張炎西澗集詞客高陽墓〕

南宋之末，詞風漸靡，其挾有宗國之痛者，以此二詞爲上，故並錄之如右。

錢謙汪元量以志士隱於琴師。謝石王昭儀省其弟子，國亡隨三宮入燕，後去爲黃冠，往來匡廬彭蠡間，無有知其蹤跡者。自號水雲子，著水雲集，集中最有關係者，爲湖州歌九十八首，次爲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皆慷慨悲憤之紀事詩也。故世稱詩史焉。謝翱續琴操哀江南詩序云：「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皇嬪御北行，汪從之，宿留蘭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宿宮人會者十八人，溫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至。噫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爲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由是序觀之，汪之人品舉可知已。茲錄其詩如下，以殿宋末遺民之愛國文學焉。

〔歸獨吞聲淚暗傾，杖藜徐步漸江行。平蕪古路人煙絕，綠樹新墟鬼火明。事去玉環沈異域，愁來金盞出佳城。十年草木都糜爛，留得南枝照淺清。〕（汪元量錢塘）

〔匡山禽得到燕山，此老從容就義難。生愧夷齊尚周粟，死同逋逸只唐官。雲平絕塞魂何在？月滿通衢骨未寒。一劍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與人看。〕（汪元量文山道人事畢臘月初九日）

〔匡山覆滅之後，宋乃全亡。越七十二年，徐壽輝劉福通起義，又十七年，朱元璋北伐，元棄大都北遁。是元人統一中國，幾數十年耳。明初洪武永樂武功卓著，追跡漢唐。其表顯於文字之上者，如明太祖賜鹿玉勒，及高啓送沈左司詩可爲代表作品，錄之如下：〕

〔周秦魏晉，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遺遼金之斧，將士疲於鋒鏑，麋鹿困於

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非於夷狄之手，腥膻之風，汗濁九州。遂使華僉攸教，衣冠禮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嘗昔年，及今弗剪，恐爲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千餘萬衆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等視拘納哈出來降。今茲復能躬擐甲冑，馳騁漠朔，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往，趨追踏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藥璽遠遁，諸王駭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過之？今遣通政使茹瑺、留江、縣主等來驛覲勞，悉除至懷！」（明太祖賜書）

『重臣分陝去茲遠，寶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兩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高啓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汪由御史中丞出）

『正統以後國勢漸衰，土木之變，舉國震動，微子證則明之亡或不待兩關也。謹愛國之心，可於下錄向文見之焉。』

『千鐘白鍾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都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千鐘詠石灰）

『穴器聖恩賜臣房居住。粉骨碎身，不能補報。臣才非經濟，質本凡庸，遭際聖明，驟膺顯擢。官資崇重，方慚無補於涓埃；門地崇微，何意遷居於大廈。况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加以臣比年以來，染患勞疾，動輒喘急，行步遲緩。寓宿直房，庶便朝謁。雖居數椽之屋，足以棲息微軀。非曰矯情，實以取便。臣又惟臣子之於君上，惟知盡其所當爲，而弗言其所當得。故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臣素無分寸之功，而叨受非分之賜。撫心知愧，揣分何堪。』

？策之，近日以來，土匪犯太徽上相。而臣備員大臣，正當貶損以禳天譴。豈宜厚享，以重災沴？伏望聖恩，察臣愚情，暫停所賜。候邊務十分寧息，四方俱已無虞，臣另行具本奏討。臣不勝感恩俟命之至！」（下諭辭飲賜第宅疏）

嘉靖以後，倭患偏於沿海。侯官張經（洪塘鄉人）總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討之。雖有軍興以來戰功第一之石塘灣大捷，以嚴嵩通文華之讒，終為明廷所殺。論者痛之。然卒收戡定之功者，譚論咸翫光俞大猷輩，皆其舊部也。茲錄諸氏愛國詩文之著者如下：

『燈火寒窗坐夜深，山風吹雨過疏林。百年事業榮變傳，萬古文章孔孟心。世路羊腸迤直道，人情萍梗獨豪吟。囊中自有焦桐操，何事殷勤覓賞音？』（張經雨夜）

『連朝秋雨濕山城，似渴天河洗甲兵。入井亦知憐赤子，倒懸何以解蒼生？宜威定擬軍麾罷，昭德還看海島清。自古萬全為上策，肯將戈盾博虛名！』（張經提兵征黎二首之一）

『國事艱虞何代無？獨憐宋室厄強胡。攘夷志切安中夏，雪恥謀先復上都。赤手臨危終捧日，丹心誓死有捐軀。純臣誰更論成敗？萬古綱常已賴扶。』（張經大忠祠）

副總兵官俞大猷告同志諸君：『倭寇縱橫，生民塗炭。必須逼求海內豪傑，協力共濟。况大兵雖集，而統領之人原少忠貞之氣。且未見有奮揚之才，心甚憂之。茲專令同志葉燠走告諸君速至軍中，殺牛祭天，飲血為誓。共滅倭夷，以報明主之恩；以立振古之業；以垂萬世之名；不亦快哉？諸君亮之！』（俞大猷與蘇松同事諸君書）

『嘉靖辛酉（嘉靖四十年）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義兵胡元倫等曰：惟己未歲，（嘉靖三十八年）倭犯松海，烽燧亘數百里。余自起來援，時寇勢方張，隔江相應。敵兵列省，輻輳郡城；

尙無敢發一矢當敵者。公以孤軍，直逼寇營，犄角觀變。爾輩奉制革命，來屬余都。首戰此地，將不顧身；進止開闢，惟金鼓是司；堂堂節制之兵，血刃成功。自吳越用武以來，所未有之烈也！寇悉倒戈，跪而授首。再勝於桃渚，三勝於新河，全捷於南潯，開東南之雄風，驅徵伐之遠役，茲其始也。而爾輩竟頌於鋒鏑！嗚呼！傷哉！余雖分衣裹骸，以致餘燭。緣追發倉皇，未由一酌，回憶往事，適當其期。感景光之易逝！軫忠魂之無依！司命彌漸，疚心曷忘！乃庸招爾於戰場之中，能亮余衷之不獲已耶？嗚呼！傷哉！靈輅既享植爾胤，爾貌復崇公爾魂。以一嘆敵之微，不崇朝而騰芳下穰。人孰無死，爾福事禍耶？苟存膺氣，宜附旌旗以戢寇氛！以植士志！毋作時言以爲吾黨羞！」（戚繼光祭公海軍亡義兵文）

「閩苦倭患且數年，余奉命起援，萬軍之，忽新倭勢復猖獗，時監司南明汪公憂之，期余請兵於浙，值時事變更，公與余備管筭退狀。既得兵南發，再平閩難。余叨恩已厚，而公獨以人言去。感而賦此。別有閩海紀詳其事云。」（戚繼光紀事詩序）

「十年荼毒悲國微，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揚旌出水滸。劍倚秋風平閩壘，帆懸漲海聚新夷。翻思往日同盟地，何似中流擊楫時？報國志闌長恨雪，聊虛此意更誰知？」（戚繼光紀事）

「寄書向知己，不解作家音。男兒鐵石志，總是報君心。」（戚繼光寄許）

「萬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衝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千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親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國家兮下救黔首！男兒壯志兮竟封侯！」（戚繼光凱歌）

「霜角一聲草木衰，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處來。但使雕戈銷殺氣，

，未妨白髮老邊才！勅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威靈光登盤山絕頂』

『十里背背竹作圍，連天山色欲西飛。不因國憤新雙鬢，便與支公老翠微。』（威靈光宿阿育

王寺）

倭患雖平，北邊依然多事。諒給主用車戰之法，謂今日極有適當，極知車戰之妙，可勝大將之任，無踰於俞總兵。而威靈光則以都督同知總理衛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於步騎外兼教車戰，參用南人。整頓軍容，申明紀律。當時薊門，兵力爲諸邊之冠。其所著紀效新書練兵舊紀，多與今日兵法合。諱之復兵部吳侍郎書既主車戰，又主參用南人。與威所論相同。書中略云：『必得吳越之士，以爲北士之倡。乃克有濟。蓋北方之士，雖勇悍慷慨，然頗爲虜威所劫。且其性又不耐久。南方之兵，強悍剛勁，遠不及北，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故能成節制之師，以收堂堂正正之效。使北人一目擊之，因而威發奮起，則其果敢之氣，誠有南人萬萬不及者。故用南人者，所以作北人之勇，破北人之惑，非所謂燕趙之士，果不如吳越之衆，而故舍北而取之南也。』其言至爲透闢。又咸有薊門述詩凡一千二百餘言，備述自己歷年在南北戰守情形，而當時邊兵備之廢弛，邊吏之貪暴，亦歷歷如繪。洵有數之史詩也。使明季東北邊防，盡得如威公者主之，則滿禍可不作矣。薊門述詩以語長不錄。

威歿於萬曆之初。時愛新覺羅氏漸強，脫明管轄，侵畧附近各部，以次統一滿洲，威服內蒙。至萬曆四十四年，建國改元，復得遼瀋朝鮮，累與明戰。明廷前後所用，如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均爲滿人所畏。乃明廷聽讒，兼中滿人反間之計。罷孫承宗，殺熊廷弼袁崇煥，自壞長城，遼事從茲日棘矣！茲錄孫承宗袁崇煥詩如下：

『經年渾作客，此日又逢人。入幕原相洽，出門覺更親。華顛驚歲月，孤劍老風塵。便得平胡虜，相將拜紫宸。』（孫承宗入日抵甯遠有作示同行幕僚二首選一）、

『著罷新袍聽曉鶯，坐臥雲擁繡旌花。胡兒夜看旄頭落，敢向山頭拔豕家。』（孫承宗渾忠樓五首選一）

『劍何堪報主恩？慢亭屋月下黃昏。可飽省識山川意？歸何君王聚米論。』（孫承宗出塞）

『聽子』新從塞外回，分明親到磨山臺。遊人盡說遊人苦，只望天兵勦地來。』（孫承宗大風雨夜念諸將上）

『四年重上殫忠懷，總爲籌邊迄未諧。淪海蛟龍渾不夜，北山猿鶴豈相求。六朝駢老心頭淚，萬國眉顰醉裏愁。倚檻一窮千里目，不知天地幾同仇！』（孫承宗再登殫忠樓）

『甘泉烽火徹重帷，信手提戈護九扉。一樓旋勝羽賜劍，幾行血淚酒征衣。風驚鶴表了威去，雪滿陂池中令歸。即說長楊枝上鶴，羞同胡馬向塵飛。』（孫承宗聞袁自如被連二首選一）

『蘭門風日慘重陰，不向諸公款陸沈。匹馬東行孤劍在，倚天時作老龍吟。』（孫承宗關門行）

『平安無事早歸來，字字真誠字字催。可奈此身屬誰役！祇今胡在未能回。』（孫承宗歸兒寄字云問參安無事早歸）

『大覺醒爲夢，經年夜作明。挑燈焚舊草，請劍裁長鯨。雨雪銜鈴語，風濤雜鼓聲。通霄渾未寐，不是爲孤征！』（孫承宗不寐二首選一）

『功名勞十載，心跡曾多遠，忽說還山是，難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數卷封章外，依然舊業歸。』（袁崇煥南還別陳翼成總戎）

明季四川石碣營有秦良玉者，石碣宣撫使馬千乘之妻也。夫死後，統御其衆，屢立戰功。滿兵逼京師，良玉率兵勤王，駐紮宣武門外，今其地尚以四川營名。崇禎帝賜以詩曰：

『學就西川八陣圖，驚鷄神裏握兵符。古來巾幗甘心愛，何必將軍是丈夫。』（崇禎帝賜秦良玉詩四首之一）

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全上之二）
露宿風餐誓不辭，欲將鮮血帶關西。凱歌馬上清吟曲，不似昭君出塞時！（全上之三）

憑將箕帚靖皇都，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全上之四）

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殉國。羣臣中死者甚多，最奇者，則一乞巧亦就義也。茲錄左都御史李邦華臨死一贊，以作卿大夫之代表；錄乞巧一詩，以作民衆之代表。乞巧詩中有『文武皆逃』語，按當時文武死者，名在史冊，班班可考，特乞巧爾時未及知耳！或曰，此爲南都守時事。然歟否歟？未可知也。要之，事奇，文奇，固足以表顯我民族愛國心之普遍矣！

『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還國不遺，空負良謨！臨危授命，庶無愧吾。』（李邦華表帶贊）

『三百年來舊七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綢常留在阜田院，乞巧差存命一條！』（乞巧絕命詩）
清兵入關，旋即大舉南下。於時山西河南河北秦隴起復明。而南都擁立之宏光帝，無志恢復。馬阮奸邪，四鎮交困。僅有一史可法支持危局，復爲小人所忌，出鎮揚州，卒死於清兵之手，南都遂亦不守矣！明之不能掃蕩中原，抑亦不能偏安江左，閭人謀之不臧也。然可法之賢，則比之文天祥無愧色矣。茲錄可法詩文之著者如下：

『奏爲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着；密請恢復遠畧，激勵同讎，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以來，陵寢荒蕪，山河鼎沸；大騷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退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流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甦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廣調麗師，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爲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燕齊。一似君父之讎，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尙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即卑宮、菲食、宵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沉舟；尙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齊，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薊蓟之難。臣等恭迎聖駕，臨葭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則淚痕滿袖。皇太后上，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宏光帝即位，追尊其父福王常洵爲恭皇帝，常洵爲李自成所殺，事在崇禎十年。）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臣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頗可設置？以臣仰觀聖德，俯

察人心，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收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也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蜀。雖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遣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為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竽，於斯為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湊解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衍，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退，即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關，敵人窺伺所在也。必吾皇念刻刻在二祖列宗之鴻業，先帝之深譴。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滅寇、禦敵之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間，不宜復預聞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史可法請速發討賊之詔疏。

「宋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溫清淚，滴滴江江底。」（史可法燕子磯口占自注：時奉詔勦左良玉兵。）

「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在夢中，牽衣喜且泣。」（史可法憶母自注：時督兵白洋河。）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劉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史可法遺書二封之一。

「不肯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官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誠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應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肯兒可法泣書。」（全上之二）

由以上所錄觀之，可法之忠於國，孝於親，誠古今所罕觀者。以彼之才，足以恢復，足以圖存；而遭遇無志之宏光，致明祚終於覆滅。讀諸葛亮討賊之詔，知其與李綱上高宗請立志以成中興之功，割子同一苦心。然南宋猶獲偏安，而宏光僅支一載。則韓岳諸人，力戰之功，勝於四鎮之自戕自戮也。可法之目，益不瞑於九泉矣！

爲宏光帝奉使北上修好者，左懋第也。滿人脅之降，不屈而死。觀其應刑口占之絕命詞，視蘇武猶勝之矣！真民族之健者也！錄之如下：

「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銷難盡，萬作寒煙總不磨。」

南都陷落之後，各地起兵抗滿者，所在皆有。其最烈而最著者，爲死守江陰之史閣應元，及其城中士民。邵長蘅嘗爲閻氏作傳，言之甚詳。固有自挽之聯，卽後日之廟聯也。錄之如下：

「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義，存大明一百里江山。」（閻應元臨難時自撰輓聯）

此外如夏允彝侯嗣會楊永言……等以死殉明，頗多可泣可歌之作。茲錄侯嗣會一律如下：

『此夜與除異往年，曆頭簡盡淚如泉。漢家伏臘看遺俗，晉代衣冠語後賢。紫極間誰扶日月？新亭應共望幽燕。非關守歲通宵坐，莫顧椒花媚遠天。』（侯嗣會甲申除夕感懷二首之一）

閩郡建號，所持以言戰守者，僅一黃道周。時兵馬財賦大權，均歸鄭芝龍。芝龍，應洪承疇黃熙胤之招；以未來之滑室閩粵王自命。滿兵一到閩邊，芝龍盡撤守備以迎之。道周爲隆武帝謀恢復。無兵無餉，徒以空言號召。兵敗被擒，送南京洪承疇營中。洪欲見之，令人將意。道周伴曰：『吾友死社稷久矣！何物鼠輩，敢玷大名？』道周卒盡節死。臨刑時，作絕命辭十六字，寄家人。錄之如下：

『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

道周本文天祥史可法一流人物。其學術文章，盛爲世所宗仰。門弟子承其遺志，多能不屈於清廷。而寧化李世熊，及門之領袖也。錄其二詩如下，讀之，可以知其志事之大凡矣！

『中原何處有燈花，豈盡淞寧茹歲華？却爲今年思往節，須因此地識天涯。誰人呼曰敲牛角？暮夜容身戲虎牙。雨共愁身相伴住，一聲長嘯想琨笳。』（李世熊元宵雨感三首之一）

『閩嶺仍是夜漫漫，題米圖中一幅烟。熬夜已無隔宿酒，遲明又擬借微錢。半歌半哭分燈曉，新殺新絲寶見年。老大猶貪金刻費，中宵聽雨未成眠。』（全上之二）

閩郡殉國大臣，次於黃道周者，爲侯官曹學棖。學棖詩名最盛。葉向高評之曰：『能姑詩，刻章三百篇，取材漢魏，下及王章，其旨沈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冷而曠絕，……』其詩品，概可知已。然學棖人品尤高。天啟中因反對魏忠賢，幾遭其害。甲申三月，聞北京之變，欲殉

國，而爲家人所救。福州既陷，卒從容自盡於城中之西峯里第焉。錄其詩如下：

『天寧名勝占江山，弔古尋幽趣亦閒。尊甫晚年曾自製，御題當日豈私頒？風吹香片和梅塢，月湧潮聲上竹關。忠定至今靈爽在，肯將胡騎動愁顏？』（曹學佺答周章甫與復天寧寺事自注：宋紹興初忠定李公謫居於此。有海月來薰二亭，松風堂故址。時正磨礱，故未及之。）

粵都時代較長，其忠於國事者，首數羅式相。桂林不守，式相爲滿兵所禽，不屈而死。在獄中有浩氣吟八首。其弟子張同敞和之。眞難師難弟也！式相臨死，又有絕命辭二首，選錄如下：

『精草爲尚枕塊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知漢，信國丹心上告天。九死自甘追憤苦，千秋公論亦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寧識孤臣夢坦然。』（羅式相浩氣吟八首之一）

『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涕愁。靖難孤懷空世盡，殉城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用俘囚學楚囚？了却人間生死事，黃冠空擬故鄉游！』（全上之末）

『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羅式相絕命辭二首之一）

『斷臂傷睛未塞唇，猶存雙膝舊乾坤。但將一死酬今古，剩有丹心傍主臣。』（全上之二）

『稜稜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尚存甘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崇山欲附文山竊，蘇武休思漢武緣。踰鑊衣談笑裏，河須血淚更潸然？』（張同敞和稼軒師浩氣吟八首之一）

『羅式相師弟外，尚有無數偉大壯烈之人物與作品。茲錄張家玉及陳邦彥父子之詩，如下。家玉於滿髮廣州時，募兵死守東莞，兵敗投水死。邦彥死於廣州之難。其子恭尹，爲嶺南大詩家，終身隱居不出，遵民中之有聲者也。讀諸氏之詩，可以識其志事矣！

『不達時情數盡奴，猶思家業苦嗟吁。此身已置存亡外，寧計田園與地鄰？』（張家玉偶聞僮僕夜語）

『落落南冠且笑歌。肯將壯志竟蹉跎！丈夫不作尋常死，縱死常山舌不磨。』（張家玉自舉師不克與二三同志快不快賦此）

『三十無成荏苒過，眼前羞見舊山河。人民城郭皆非昔，怪得文山感慨多。』（張家玉寓目槍樓）

『慘淡天昏與地昏，西風殘月冷沙塢。義尸馬革英雄事，縱死終令汗竹香。』（張家玉軍中夜感）

『蓬窗獨坐氣飈飈，擊楫誰令士雅憂？撒手已無兒女戀，回頭曾有室家謀？須知白水仍興漢，未信西戎可繼周。惆悵胡塵思却掃，幾番中夜舞吳鉤。』（張家玉不寐）

『處處洶洶苦戰征，炎方烽火幾時平？雷聲偏濕孤臣淚，風景空憐異代情。國破何如千古恨，心懸明主一身輕。唐朝宋室家聲在，肯使吾曹落後名？』（張家玉雨行馬上縱目山川愴然追念余祖九齡公至宋世傑公皆孤忠表表凜然萬古）

『舉目烽煙踏自傷，胡笳吹處似邊方。真同喪狗生無賴，縱比流螢死有光。力盡張良虛博浪，時窮許遠失隴陽。當存百鍊堅金志，捲土重來未可量。』（張家玉夜走博羅）

『韓門坐冷夜悠悠，烽火低飛笑鬼幽。萬里山河悲戰角，百年身世負虛舟。羶腥我抱淪胥痛，冠履誰甘倒置羞！欲倩朱雲當日劍，衝來高斬佞臣頭。』（張家玉營中晚坐）

『徵兵轉餉日何窮，少府金錢盡廣供。不見犂庭戰勁敵，惟聞秦甲走元戎。摧殘禁苑煤山火，零落朝儀建業鐘。遙憶鼎湖象雲霄，忠魂曾有幾從龍？』（張家玉傷我明所用不得人致有今日）

之禍三首之一

『前有于今後有楊，鬚眉男子兩堂堂。全忠自古難全孝，何況家亡與國亡！』（張家玉讀于忠愍楊椒公兩公行錄不覺拍案）

『國破家亡事兩傷，孤忠淚雨鐵肝腸。盟心共信真豪傑，戮力同驅假犬羊。激烈剛風生凜凜，從容正氣死堂堂。獨憐奇計人空老，誓報如今只子房。』（張家玉挽陳同盟）

『揚聲伐鼓發江干，變徵聲高七月寒。夜渡可能知大漠，日邊何處是長安？杯內惜別兼賢聖，策爲憂時雜等韓。燕石自矜仍照治，歸來休笑舊儒冠。』（陳邦彥舟發珠江承諸子携酒餞送賦別）

『去歲承恩桂海清，何期國步倍多遄。室中自起金戈聲，天外俄驚鐵騎塵。入夢翠華頻想像，招携烏合每遄巡。經年辛苦祈何補，應識皇明有死臣。』（陳邦彥獄中自述）

『天造今多艱，臣也江之濱。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安在？我躬兮獨苦！匡山多忠貞，先後昭千古。』（陳邦彥廟命歌）

『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波浪至今悲。一聲望帝啼荒廢，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通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難離日，畏向蒼苔讀舊碑。』（陳恭尹雁門懷古）

『魯王於宏光帝死後，在紹興稱監國。與閩都之隆武帝各不相下。兵敗後浮沉海上，去其監國位號。最後依鄭成功父子於臺灣。成功忠於隆武帝，永曆帝即位於臺都。鄭氏奉其年號，至永曆帝死後，猶不改。至永曆三十七年，鄭氏始亡。（永曆三十七年，爲清康熙二十二年。）然成功雖奉隆武帝年號，而亦厚遇魯王。且與魯王舊部張煌言等特角海上，共圖恢復。永曆十

三年（清順治十六年）成功開滿兵三路攻。聯煌言之師，大舉北伐，以牽制之。成功破瓜洲鎮，江，蜀南京城外。煌言取蕪湖，聲勢浩大，遠近響應。而成功所部，為敵緩兵之計所欺。功敗垂成，良可惜也！當成功恢復鎮江，進逼南京時，煌曾代成功作曉諭官民檄。詞嚴義正，足懾敵膽。茲錄之如下：

『昔五胡亂華，僅一再傳血誠。今夷虜應讎，適二八秋之期。誠哉，天道好還！况也，人心思漢。慨自李賊猖獗，神京陸沈。建舍本我屬夷，歷生反側。為難多難，竊踞中原。衣冠變為犬羊，江山淪於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疾首者也！本藩（永曆帝）封成功為延平王，奉天倡義，伐罪弔民，夙薪宵膽，法古用兵。生聚教訓，已踰十年。正朔難偏，僅存一綫。茲者，親統大師，首取金陵。出生民於水火，復漢官之威儀。爾僞署文武將吏，皆係大明赤子；誰非中國紳衿？時窮勢屈，委質虜庭。察其本懷，寧無隱忍？天經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遼人，受我明三百年之養，還遼虜三十載之摧殘。祖父既受其駢戮，母妻盡被其宣淫。爾二三匹兒，尚為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婦。報仇雪恥，豈待異時？歸正反邪，端在今日！則賊良報韓，先抑博浪之椎；宋序歸晉，遂成淮淝之捷。或先機革面，或臨敵改圖。以全省全部來歸者，不吝分茅列土；以一邑一鎮來歸者，定與度地紀節。或率兵而至，則論其衆寡，而照數授職；或潔身而來，則就其職掌，而量才超擢。若蒙古女虜人等，世受國家撫賞之恩，原非一類。其在天地覆載之內，亦有同仇，無懷二心，視之一體。不但休戚歸漢，名高日霽；且如阿紇扶唐，烈光葉譏矣。本藩仁義素著，賞罰久明。先機者，有不次之賞；後至者，有不測之誅。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勳名，爭之頃刻。師不再舉，時不再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敬哉特諭！」

永歷十六年，（清康熙元年）鄭成功死於臺灣。十一月，魯王亦逝。於是張煌言知恢復無望矣，旋散兵歸隱。而清廷必欲得之。永歷十八年（清康熙三年）七月，寧波提督張杰誘擒之，送杭州。途中有投詩煌言者，中有「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煌言覽畢笑曰：「此王炎午（王炎午有生祭文文山文）後身耳！至杭，清吏禮遇之，勸降不屈。卒以九月初七日，死於鳳皇山。茲錄其詩詞之著者如下：

『義賊縱橫二十年，豈知開位在於閩？桐江空繫嚴光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與千秋青史傳。（張煌言甲辰八月辭故里三首之一）』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斷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全上之二）

何事孤臣竟息機，將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漸松柏，此去清風笑歲微。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湖歸。浩山邈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全上之三）

『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裏却難糊。高坟武穆連忠肅，添得新祠一座無？』（張煌言憶西湖）

『千騎東方出上游，天聲今喜到宣州。威儀今日驚司隸，勳業何人愧徹侯？舊時烽烟須早靖，新都版籍已全收。遺民莫道來蘇好，猶恐新張未可瘳。』（張煌言師入寧國時徽郡來降留都尚未克復）

『中華正朔古相傳，永歷于今十四年。玉几南荒新日月，金戈北道舊山川。春來水逐桃花漲，

，老去年併始葉先。猶幸此身仍健在，擬隨斗柄獨朝天。」（張言庚子元旦駐師林門）

『自分孤臣九死應，國仇家難相仍。埋名恨不同梅尉，誓旅知非擬略丞。芳華王孫歸莫望，蒼梧帝子去無憑。挽戈此日將何待？仰視浮雲一掬膺。』（張煌言登聞行在之變正統廟庭逮余親屬痛念家國何能已）

『我年四十五，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張煌言絕命詩）

『霜瑟風雲，埋沒盡英雄本色。最髮指，蛇蘇羊酪，故宮舊闕，青山未樂師運塚，滄海猶填精衛石。也誰知，鐵馬又郎當，珊弓折？誰討賊？顏輝散。誰抗虜？蘇卿節。拚三台墜絮，九京殘碧。轉語呢喃新舊雨，雁聲嘹唳興亡月。怕他年西臺慟哭人，淚成血。』（張煌言滿江紅）

上錄之甲辰八月晦故里三首，據黃宗羲行朝錄而乃煌言之絕命詩。宗義舊繫督部下，爲當時同志之一。其言當有所本，誌之以備考證。

魯王舊部，又有朱之瑜者，號舜水，餘姚人，嘗乞師日本。張煌言兵敗後，之瑜遂寓日本，不復歸。德川大將軍，及各藩國，皆待以賓師之禮。之瑜學博，尤精陽明理學，日本近代文化，得於之瑜者多。之瑜有論致虜之由一文，敘明代政治社會敗壞之情形，甚詳且明。洵足作後代之殷鑒。以文長不錄。錄詩二首如下：

『廿年家國今何在？又報東胡設僞官。起看漢家天子氣，橫刀大海夜漫漫。』（朱之瑜避地日本感賦二首之一）。

『天際銀幡立，鵝夷怒未消。定知千載上，江水不生潮。』（朱之瑜錢唐）。

永曆三十七年以後，漢族之勢力盡燼，然遺民之力圖恢復，彭吹種族主義者，猶大有其人。

而其中中心人物，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先生也。三先生學問淵博，志慮遙深，畢生著述中。關於是類之文學作品甚多，且工力均極深至，故尤富於感動激刺之力。零篇斷簡，不脛而走。雖經康熙乾隆三朝之摧殘，終不能使之悉歸消滅。而繼爲異日傳播革命之因，太平起義，辛亥革命，得力於三先生之提倡爲多。考明季之遺民文學者，所不能不鄭重而申明也。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魯王監國，拜左副都御史。明亡後，殫心述造，八十六歲而卒。宗羲奔走政治軍事之日淺，故滿廷祇以學者視之。其忌之也，不如張煌言輩之甚。遂得隱居終身，而儕於遺民之列焉。其所著之明夷待訪錄實排滿之鉅著。以其備書之名也如此。滿皇以爲彼自儕於箕子，固明明尊我爲武王也。又孰知原君原法諸篇，痛斥專制君主之暴，以爲非寇讐獨夫之不可也？充其量，則民主而已。（當時雖無此名，而其旨實如此。）不言種族革命，而異種之帝王，豈反能安享大業乎？詩季之時，宗羲此書與王夫之之黃書，人挾一冊，等於盧騷民約論之在十八世紀之末也。厥功頗不偉歟？至餘書，雖動人不若前書之烈；然亦各有相當之力。登錄行朝錄自敘如下。觀其字裏行間，挾有無窮感慨。讀是書者，能無奮然起乎（敘意蓋有所斥）？

『唐末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應試者，方流連關中以待試。其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嬌娥攀桂子，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之文人，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盡爲冷風野馬者，尙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佳音，三十年。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鄭光甫填海錄不出，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談』

，其可已夫？（黃完義行朝錄自敘）

宗義詩亦多沈痛之語，下錄七律一首題曰蒼水。蓋張煌言之挽詩也。（煌言號蒼水）

『廿年苦節何人似？得此全歸亦稱情。廢寺鐘收藥骨，老生禿筆記琴聲。遙空摩影狂相得，翠水穿壺浩未平。兩世雲交私不得，只隨衆口一閒評。』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明季諸生。國亡後，專心著述。學通而博，三百年來，學術界之開先者。平生蹤跡遍天下。所至聚田儲財，備有事之用。志雖無成，心亦苦矣！錄其詩之著者如下：

『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張函經』。鋼之再重，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思肖號所南，宋之遺民。有關於志業者。其藏書之日，爲德祐九年，宋已亡矣。而猶日夜望陳丞相張少保統兵外來，以復土宇。至於痛哭流涕，而觸之天地，盟之大神。謂氣化轉移，必有一日。於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而巡撫都院張公國維刻之以傳。又爲旰食立祠堂，設其兩祠中。未幾而遭國難，一如德祐末年之事。嗚呼，悲矣！其書傳至北方者少，而變故之後，又多諱而不出。不見此書者，三十餘年，而今復睹之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守錢君適樂賦詩二章。崑山歸生莊和之八章。及浙東之陷，張公走歸東陽，赴世中死。錢君遜之海外，卒於琅琦山。歸生更名薛明，爲人尤慷慨激烈，亦終窮餓以沒。獨不才浮沈於世。悲年運之日往，值禁網之逾密；而見賢思齊，獨立不懼。故作此歌，以發揮其事云爾。（顧炎武井中心史歌序）

有宋遺臣鄭思肖，痛哭元人移九廟。獨力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纍弔。著書一卷稱心史，

萬古此心心此理。千尋幽井設鐵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厄運應知無百年，得逢聖祖再開天。黃河已清人不待，沈沈水府留光彩。忽見奇書出世間，又驚崩騎滿江山。天知世道將反覆，故出此書示臣馮。三十餘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陸公已向崖門死，信國捐軀赴撫市。昔日吟詩弔古人，幽宮落木愁山鬼。嗚呼蒲（蒲壽庚）黃（黃萬石）之輩何其多？所南見此當如何？」（頌炎武井中心史歌）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又號船山，衡陽人，崇禎壬午舉人。永歷時拜行人。明亡後，窺身苗洞，專心著述。其書專為種族主義而發者，為黃書（湘鄉曾氏為船山遺書作序，其遺書之一之黃書，所刊者非完本，惟清末革命黨人，印諸日本者乃其完本耳。蓋當時內地重刻，盡取其忌諱之篇而去之也。）其不專為種族主義，而隨在可顯露種族之感慨者，以讀通鑑論宋論書所論為多。茲錄讀通鑑論中「論晉張駿疏請北伐事」一段，以著其概。

「張駿能撫其衆，威服西域，有兼秦隴之心志。疏請北伐，莫必其無自利之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眷戀之心，日遠日忘。』則惡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伺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而謂之以母而不信矣！過矣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僑留之家老，垂老而有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可復。復者，其惟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天乃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魏李氏，而興中國。故楊氏之篡，君子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以中國為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

明季遺民之愛國文學，所錄者止於是。顧自清人佔據中國以後，文字之獄，史不絕書。前仆後繼，歷二百餘年而不絕。其最著者，有若呂留良會靜之獄，戴名世之獄。……而史所不載，世所不知，以區區文字之末，廢其軀，毀其籍，蕩其居，使之浪然無迹者，蓋不知其若干倍之百千萬億矣！即如雍正時，某主司以「維民所止」命題，誦者釋為欲斬雍正帝之頭，乾隆時，追論沈德潛采牡丹詩謂「奪朱非正色，異楊亦稱王。」顯為諱朝張目。前者棄市，後者戮屍。斯則事涉顯貴，猶其著明者也。蓋彼於文字之獄之多，則知不平之聲之甚露也。觀於文字之獄，以康雍乾最盛之三朝為甚，則知我民族愛國之心，抗敵之志，之決不屈服於高度壓力之下也。觀於二百餘年中，稗史所偶書，衆人所偶識之文字獄，之（麟一爪，則知此愛國抗敵之心志，固已亘於久遠，被於衆庶，而造成異日滅敵興國之偉大事業也。抑吾聞四庫全書之纂述，為搜羅禁書計耳。故其時所毀之書，視文字獄所毀者為倍蓰焉。禁書之僅存者，至是無幸免者矣。且即未羅禁網，如願黃諸儒之書，亦刪改過半矣。然則今之傳世而可錄者，殆大千世界中之一微塵耳！夫宋亡之後，其鼓吹種族革命之書，如心史西臺獨哭記者，為數較少。而明亡之後，則何止十倍之王夫之黃書，百倍之戴名世南山集矣？宋明亡國之久暫不同，其距今日之遠近亦不同。革命文字之多少，因之而異，理勢固然。顧此類文字之流傳於今者，皆等於鳳毛麟角，則宋明之所同也。妻之，元清二代，我偏受荼毒之先民，無日不在奮力之下，無時不在誓死之中。其有形無形之憂患，表示，直接間接之文字宣傳。雖經歷長時日之摧殘，遭遇強有力之抑壓；然而父兄其子，師詔其弟，父子子，師師弟，輾轉告語，因仍述造，以播諸無數人之耳，導夫無數人之心，非衆一趨，百年同轍，非至恢復故國，殲除頑敵之日不止也！前塵往迹，明效大驗。不明明詔我乎

？然則是篇所錄，在愛國文學中，雖不過等於大千世界之一微塵；而此一微塵，固可表現一大千世界。蓋茲篇所錄之愛國文學作品，乃流傳今世之愛國文學作品中之一微塵；而流傳今世之愛國文學作品，乃宋明與宋明亡後，凡所述造之愛國文學作品中之一微塵；而宋明與宋明亡後，凡所述造之愛國文學作品，乃其時代全民心理中之一微塵；而上述諸時代之全民心理，乃數千年來，我民族羣心中之一微塵也。然則宋明亡後，凡所述造之愛國文學作品，雖至今無一存焉，今茲無一錄焉，謂其悉存悉錄可也。蓋洪武光復之事蹟，宋元二代，我全民愛國文學思想之所結晶也。太平革命，民國創基之事蹟，明清二代，我全民愛國文學思想之所風動也。果已成矣，因將焉往？然則學者又何痛乎流傳之虧？又何痛乎著錄之希？嗚呼！人同此心！心同此志！文章之感，亙古皆然。覽是篇者其必感慨發憤，戮力神州，揚華夏之輝光，洒宋明之垢辱，斯神農軒轅之胄子也夫！

(完)

宋明爱国文学